

李鄴侯外傳 林甫外傳 東城老父傳
高力士傳 虬髯客傳 馮燕傳 奇男子傳
蔣子文傳 杜子春傳 崑崙傳 陶峴傳
申宗傳 睦仁舊傳 靈應傳

唐代叢書

廿之十二

李鄴侯外傳 蘇南外傳 陳鑑老父傳
高力士傳 魏昇雲傳 魏昇傳 曹思賢傳
薛平文傳 杜子春傳 袁泰傳 陶瓌傳
中宗傳 贈仁信傳 曹處傳

唐代叢書

卷之十三

李泌傳

唐李泌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尚幼有異僧僧伽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周氏旣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每產必累日困憊唯婉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而聰敏書一覽必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元

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名三教講論必姑子員
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辨鋒起譚者皆
屈元宗竒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
是因問外更有竒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
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
勿令其家知元宗方與張說觀碁中人抱泌至俶與劉
晏偕在帝側及元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絕殊
儀狀真國器也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
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應白方如碁局圓如碁子動如

綦生靜如綦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便實道綦字泌曰隨意卽甚易耳元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元宗大說抱於懷撫其頭命果餌啗之遂送忠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小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至其宅令其子均垧相與若師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庭珪韋虛心一見皆傾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穉子曰如秋水必當拜卿相張

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益惜之待其成器耳當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屏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年十五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厄也一日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公之血屬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綵雲掛於庭樹李公之親愛乃多搗蒜齏至數斛伺其異音奇香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

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
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法五湖詩成傳
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誠之曰早得美名必有
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
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已爲妙泌泣謝
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
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
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就於東都肄業遂遊衡山嵩山
因遇神仙桓真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

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官以文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真脫屣耳自是多絕粒咽氣修黃山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玉真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章及丁父憂絕食柴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天寶十載元宗訪名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聖祚文多講道談經肅宗爲太子勅與太子諸王爲布衣交爲楊國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謗議時政構而

陷之詔於斬春郡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大子
諸王皆使弔祭尋祿山陷潼關元宗肅宗分道巡狩泌
嘗竊賦詩有匡復意號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
於嵩少間會肅宗手札至號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
延於臥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
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
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
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册肅宗爲皇帝并賜泌
手詔衣馬枕被等旣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

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
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緣他徑而出
爲稿葉所藉各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
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旣極慮收復後無以復
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
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以茅土不過二三百戶
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
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
皆非所欲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

一覽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
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官收管
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憊先於本院寐肅
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
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尅復之期當在何時可促賞之泌
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
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旣達扶風
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
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

上食以泌多絕粒肅宗每自爲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此耶穎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止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菓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冢自燒故乞他菓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爲他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下鍾粟唯餐兩顆梨旣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入山

也棲遁幽林不交人事屈內也密謀匡救動合元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卽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別號天柱峯中岳先生賜朝天王簡已而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爲江西觀察判官載伏誅追復京師又爲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號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二

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妃肅氏母郇國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黨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稂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乃各相問訊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臣所擠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

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日中使林遠於藍關

道安白史

遊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

唐書四朝之重遇慘然

人之布列袁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

可惜心三佐四聖而軒手疑也斯言驗矣泌自丁

出門不復見下之冀服氣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

歲來過云有故須張爲云先生又與明瓊禪師遊署

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泌泌嘗讀書衡岳寺異其所

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

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卽以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中以時

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之嬾殘命坐撥火出去以啗

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

鄴侯時順宗在春宮妃繡粒多歲身輕能自屏風上行

疑其有他志連上帝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

德宗意乃解有鄭家時忽兩日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見身自

為山出三三寸傍有靈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自

足及頂乃念言大事未畢復有庭闈之戀願終家事於

是在旁者皆見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

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

靈仙之重跪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
二歲爲元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
家數自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竟未盡
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爲却宰相耳
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復有隱者携一男六七
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還緣此男有痢疾旣同
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
旣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
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卽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